V
B932.6
F21

册 5
卷 5

仕國人文五卷

三國

關羽　張遼　賈逵　董昭

裴秀

兩晉

羊祜　温嶠　劉殷　鄧攸

郭璞　郝隆　孫楚　孫盛

孫綽　周道祖　衛玠　王廷

仕國人文六卷

576337
Jan. 12. 46.

南北朝
裴松之　裴駿　裴俠　裴子野
關朗　柳敏　温子昇　斛律金
陸凱　荆可
隋
王通　薛道衡　韓擒虎　于仲文
趙綽　王元規　郭世儁　宋世良

仕國人文五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三國

關羽　漢壽亭侯

關羽字雲長解梁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聚衆羽與張飛爲禦侮先主爲平原相羽飛爲別駕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建安中曹操破先主獲其妻子板下邳禽羽拜

爲偏將軍禮之甚厚時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刺良於萬衆之中遂解白馬圍操封羽爲漢壽亭侯操察羽無久留意使張遼問故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當立効以報曹公及刺良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會劉表卒子琮舉州降操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拒操操引軍北還先主收江南以羽爲襄陽太守先主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孫權令諸葛瑾從先主求荊州諸郡先主不許權遂置長沙陵零桂陽三郡長吏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先主自蜀至公安遣羽爭之權使魯肅將兵拒羽先主聞操將攻漢中懼失益州求和于權遂分荊州先主爲漢中王還治成都拜羽爲前將軍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操遣于禁助仁禁因水溢七軍皆沒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鋒司馬懿蔣濟以爲羽滑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

勸權以曹操尚存宜撫輯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伐
肅屯陸口以爲不如取羽全據長江權善之權常
爲其子求婚于羽羽罵其使權怒及羽攻樊呂蒙
上疏設詐發兵襲羽又糜芳傅士仁素恨羽輕已
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當治芳
仁懼不自安于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
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權已據江陵盡虜
羽士衆妻子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唐順之曰侯始識玄德于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

以肝膽死生之信至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志不
可奪窘于俘虜之中而志愈明盍侯大節磊磊如
此論者以侯之兵不先加于腹心之吳而先加于
肘腋之魏不先加于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于露
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
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不敵也久矣操懼侯之威
至欲徙都以避使侯先吳未發而畜豈不可以得
志噫有數焉耳使侯爲權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
爲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相許以死幸而

淂死矦又何求昔人論五方之俗以山西懻忮而好氣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瞫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氷皎日所稱偉男子也矦周旋玄德于患難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賈勇先登與軫瞫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于山西而矦其傑然者歟

王世貞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螘其跳蕩摧拉之雄武人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于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于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人能言之公之歿威靈著于遠邇卹災捍患人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而大者精誠爲之也麥城就冥垂五百年而爲開皇一顯于玉泉而尚泯泯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于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公皆誠爲之也誠則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

又何疑焉

贊曰故主之誼表于奔袁討賊之忠見于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燃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岳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贊曰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寔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異也公批亢于前而不虞姦于掖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岳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古今而猶神也耶

吳從先曰從天地有義獨主大義盟從天地有勇獨秉大勇軸蓋惟氣有盛衰貞以一心則貫古今而常王政不以吞吳吞魏以扶漢鬼而得公也第前之神武非公不繼後之神武非公不開凡人之至者皆爲聖聖即神而天地古今之脉盡係之若

締福社稷又其後矣
邢大道曰神以漢前將軍歿謚壯繆歷宋元而王
至　神宗崇以　帝號神心不貳漢視昭烈故主
也在天之靈執臣禮自抑昭烈必觧其侯符而衮
冕之君臣兄弟儷肩而稱至尊曰　明天子請于
上帝命之矣回爲詩云武安遺廟遍遐方晉土英
靈是故鄉一代追崇新衮冕千秋仰止舊宮墻龍
車雷雨條山曲虎衛風雲涑水傍天上忠魂朝漢
主也應笑觧繆侯章

張遼　魏晉陽侯

張遼字　馬邑人有武力漢末并州刺史丁原
召爲從事後歸曹操累有戰功及攻孫權于合淝
以步卒八百破敵数萬文帝立封晉陽侯卒謚曰
剛遼膽畧過人賊圍出陣衆恐復入拔出餘衆
余按遼有將才有將畧雖托身非所而獨與壯繆
情好不殊誼篤桑梓至合淝之戰以步卒八百破
十萬之衆如此奇功曹瞞喜得勇猛良將登韓彭
于壇上走孫呉于麾中振神武之威壯英雄之氣

眶眦則挺劒喑嗚則彎弓所以甲不染汗兵不染鍔而蕩滌山藪献戎十萬信元帥臨覆之所致也壯繆投契交驩有以哉

菖茂曰遼與護軍武周有隙求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于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絕口今因眶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敦舊好嗟乎遼能勇于從善賢矣哉若人也

賈逵　關內侯

賈逵襄陵人仕魏爲絳邑長郭援來攻絳免逵於難後舉茂材除澠池令太祖改爲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焉文帝時爲豫州刺史外修軍政內治民事吏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眞刺史也通運渠二百里名賈侯渠子充亦晉元勳仕至尚書

余按賈公尹絳邑而不屈于郭援守弘農而見憎于魏祖修軍治衆得眞刺史之褒通渠灌田有慈

父母之望則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稱死有
奉祀而上不負乎君下不負乎學惠露沾而仁風
扇誠古之遺愛者乎
張鵬起曰披循吏傳而不獨漢世爲盛也達之良
于令良于守奠危而導利任怨而遠名幹略濟時
清白貽後可豎碑峴山可尸祝畏壘雲天樹義不
負其官矣奈何纍纍印若若綬恣其貪酷以肆于
民上蔑淑若而能庥疇賠擊而不厭耶

裴秀

裴秀安邑人曾祖遵父潛俱顯貴知名秀八歲能屬文弘通博濟稱後進領袖讓兄弟財帛年二十五仕魏爲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嘗改定官制及作禹貢地圖累封濟川侯

附秀大蜡詩曰日躔星紀大呂司晨玄象改次庶衆更新歲事告成八蜡報勤告成伊何年豐物阜豐禋孝祀介茲萬祐報勤伊何農功是歸穆穆我后務茲蒸黎宣力菑畝沾體暴肌飲饗清祀四方

來綏充仞郊甸鱗集京師交錯貿遷紛葩相追反
袂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貨如山
率土同歡和氣來臻祥風協順降祉自天方隅清
謐嘉祚日延與民優游享壽萬年
余按秀丰骨開朗卓頴不群幼冲而篤天顯眞知
人世所重者兄弟所輕者阿堵謙謙德讓君子也
仕魏而作圖定制凡百經濟多出手裁裒然名世
之杰乎

董永　魏孝子

董永萬泉人幼喪母家貧至孝傭力以事父父卒
就傭主貸萬錢塟之一日道遇婦人求爲妻永與
俱詣主人令織絹三百疋以償其錢而其婦辭歸
乃曰吾天之織女緣君至孝今我助君償債言訖
凌空而去莫知所之
余謂孝子之事親也悅其心安其體而不恤其身
大要只求箇親心自在不徒羨其衣食也善養親
者凶年人相食而親不知若永者典身養父父卒

貸錢以塞責知一毛一膚親之毛膚也即竭盡毛膚亦還我父母之遺與我何有此上天鑒其誠而織女之賜助君償債未可盡謂惟也世上人子體此責心嘗此責味更無有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吾以末乃千古事親之純孝也

晉

羊祜　太傅

羊祜字叔子平陽人博學能屬文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祜不往武帝有滅吳之志祜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信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然營武牢城東陽能使鄭人萊子懼服進據險要開建五城石城以西

盡爲晉因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每交兵不爲掩襲計吳邊人皆悅服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時談方之華元子友焉祜性疾邪苟勗馮紞甚忌之王戎王衍亦並憾每毀祜時人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中祜面陳伐吳之計帝以祜病遣張華問策祜曰成吾志者子也疾篤舉杜預自代卒二年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功也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謨讜說議咸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牽人不知其由每被登進常守謙退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歸故里爲容棺之堪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造峴山終日不倦祜卒襄陽人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曰名爲墮淚碑

晉孫楚碑銘曰禀二儀之純靈應造化之冲氣文爲詞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監分筭滅吳之畧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敉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于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

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縉紳之士
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育
英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暉惟公作輔肇造嘉
謨建我民主不愆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
增傷

唐順之曰祐鎮襄陽崇信義嚴紀律靜以處之徐
以待之揮兵南下非無吞併之雄也務修德政以
養其銳泛舟西陵非無常驅之勢也與敵連和以
緩其謀由是飢食勞息減戍邏之卒以墾八百餘
頃而倉庫有十年之積矣其宏名頌于襄民之口
碑厚澤刻于襄民之心碑託交吳將忠之大也畜
銳不發勇之大也功名之際不敢居智之大也晉
之諸臣吾獨于羊祐有取

李贄詩曰三馬同槽買鄴都轉身賣與小羌胡山
濤不是私憂者羊祐寧知非莫無天塹長江權入
晉地分左衽終屬吳當時王謝成何事只好清談
對酒壚

余聞召伯所憩愛晉甘棠宣子所游封植厥樹思

其人者及其遺羊叔子墮淚之碑人情哉乃荆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稱而朝廷亦改戶曹爲辭曹是比隆君親矣史稱雷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渚然乎

附祐誡子書曰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詬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温嶠　晉江州刺史

温嶠字太真祁人少孝弟博學能文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爲參軍從討石勒屢有戰功時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命嶠檄告華夷奉表勸進辭旨慷慨帝器而嘉之後在東宮太子與爲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献侍臣箴甚有弘益明帝即位机密大謀皆所參綜有棟梁之任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力諫不納因自表補冊陽尹乃還都奏敦逆謀請先爲備及敦構逆

表誅姦臣以嶠爲首敦難已平嶠奏軍國要務者七上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卞壼等受顧命蘇峻之反嶠屯尋陽遣王愆期等舟師要陶侃同赴國難于是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合師直指石頭臧賊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嶠云北魏子昇嶠後

余按史稱太眞始而承顏候色以孝稱矣已而辭親蹈義封狐萬里投軀弗顧竟能宣力王室繼以泣赴國屯卒復夷庚之躅可不謂忠哉乃南軒氏恨其絶裾然則太貞亦功名之士哉

周必東曰當母桑榆晚景嶠宜盡菽水之懽伸烏鳥之報日向北堂植萱草春到抱膝聽鶯啼縱朝中宰相安如家中孝子也無何鳳詔北至馬首遂東吾知君可忠母亦可孝帝閽可期梓里亦可念牢象厩爲可鞭箠而庄鷄社鼠亦可烹嶠何戚戚于是哉嗚呼遊子遠歸高堂不見門閭寂寞松菊獨存忘機慈闈今已矣絶裾溫嶠淚空流揮毫弔古不能不爲崔氏涕陳洲

余觀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爲晉室名臣王敞以爲冊陽尹太眞內欲離敞而外飭讓錢鳳敞之腹心覺此意而未言于敞太眞曰敞公坐强鳳酒不肯飲以手板擊鳳故曰無太眞之忠計而徙爲錢鳳之擊竟何補于國家後以母亡固辭侍郎元帝曰嶠之不拜以未得改卜葬一腔孝思足取晉史贊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于斯極矣性履純絜流譽邦族老萊申胥何以加焉孰謂絕裾母崔爲傷天性耶

劉殷　孝子

劉殷字長盛河東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恠而問之得其故時年九歲于澤中呼天慟地偶有菫生得斛餘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弱冠博通經史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州郡徵辟皆以王母供養無主辭及王母卒毀瘠几至滅性復以母老辭辟及齊王冏輔政姑就聘守新興末嘉之

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擢任之與公卿恂恂然有後已之色有七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竟以壽終

余按古今言孝者止逮及父母耳若李令伯養王母劉陳情辭召人尤難之況如長盛事其曾王母懇懇不舍胡可得哉蓋其仁孝敦篤眞見一氣之傳閱數世而相通者乎董生于地粟掘自籬孝感之異可仰也同出一門並興七葉後嗣之報可嘉也

鄧攸　吏部尚書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以孝稱石勒之亂攸遇賊掠其車馬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遂棄之兒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于樹而去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乃攸之甥攸聞之感恨遂不畜妾卒以無[illegible]時人義而哀之攸初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每有進退無喜溫之色

余按史謂伯道棄子存侄以義割恩何至預加繳
纏絶其奔走乎斯豈慈父仁人用心哉卒至絶胤
天道有知矣然伯道用情固在亡弟之一息後來
之天未可料也載米來吳明月片帆何穩耶
李咨詩曰丈夫未遭遇行已疑轗軻煢煢服三喪
孝爲士林多割恩非要譽遺愛山之阿後裔竟不
立造物如之何賑乏遺黄紙郤錢揚清波思公不
可得三復吳人歌

郭璞　著作郎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文章冠一時尤精陰陽筭曆
卜筮之術王導引爲參軍元帝補著作佐郎未几
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謀逆使筮璞曰無成壽且
促敦斬之後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璞常言殺我
者山宗一日乘馬行見小兒下馬脫青布袍與之
小兒惟問璞曰吾命在爾手受之後當自知及遇
害行刑者乃此小兒姓崇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洞林新林卜韻爾雅注數十篇又注三蒼方言

山海經楚辭詩賦数十萬言子驁官至臨賀太守云

余按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臺振辭絳于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其探策定数考往知來邁京管于前圖軼梓竈于遐篆而官微于世禮薄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晚抗直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悲夫

郝隆　處士

郝隆字　崞縣人與郝世福累世同居詔復其家名重一時隆于書無所不讀七月七日見富室曝衣乃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耳性任誕云

余按晉氏一代人物盡作名教外人噫是不然彬彬豪雋跌宕者固有若郝公孝友節義用情眞至何必減西京德量溽暑仰臥腹中曬書此其胸次高曠傲睨富家翁不啻蘧廬天地也任誕輕詆師

祖風騷其議論清雅其行事遠致飄飄乎玄幻霄漢莫可得而羈笯焉抑亦愧蠹魚簡編者耶

余見今人動卑晉人夫晉人可卑乎如郝公高曠擺脫孤行天地以山澤魚鳥脫吏事之韁以陋巷子孫脫黃門之累今人然否此其介表嵓阿光騰竹帛令人千載欲往

孫楚　著作郎馮翊太守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少負才氣年四十餘爲石苞驃騎將軍後扶風王駿以舊好起爲征西將軍惠帝初拜馮翊太守廉明有聲楚之孫曰綽曰統世有才名與同郡王濟友善嘗隱居謂王濟曰吾欲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楚薦傅長虞書曰騏驥不遺能于伯樂良寶不藏耀于卞和是以耀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

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余按子荆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同郡王濟嘗評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人所推服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畱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孫盛　秘書監加給事中

孫盛字　楚之孫善言名理著易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官至秘書監加給事中幼與從弟統及綽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著魏晉春秋

余按孫氏一門之盛累葉皆著文藻盛風檢操行良有可稱蓋有從祖楚之手裁史贊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其遺皓之書諒曩代之隹筆也而負材誕傲茂苞忿奕遣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盛孫統綽
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迹下
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献直論辭都不倡元子
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附盛周太伯三讓論曰鄭玄以爲托採藥而行一
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
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
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迹
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
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
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
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
文王乎周之王業顯于亶父受命于昌太伯玄覽
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
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徧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
已後是其深思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
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
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若臧札之倫者

也

菊茂曰榆次正祀考云盛博學善論名重于時著述妙于見形參謀屢以勝敵晉史之作詞直理正足以驚奸雄之志焉立脚聖門有光俎豆晉代才人不愧箕裘哉

孫綽　廷尉鄉領著作

孫綽字興公亦楚之孫博學能文不假研磨超然造極後居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文思益進作遂初天台二賦擲地有金石聲人皆傳誦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觧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腮矣坐前種一松自護人謂永無棟梁綽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沙門支遁服其高情遠致性通率好說嘗與習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

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時大司馬桓溫移都洛陽人不敢諫綽上疏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

余按興公品格高古議論超拔即其不憚桓溫上疏都洛陽一事眞不以權勢屈撓晉室中何可少此人物耶當時文士興公爲冠溫王郄庾諸君之薨必須興公爲碑文然後刋石范榮期稱羨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鋒穎時露庸夫莫不辟易焉

周道祖

周道祖字續之鴈門人好讀老易嘗事沙門慧遠徵太學博士不就每以稽康高士傳自隨回薦之注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既而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俱不應徵謂之潯陽三隱

劉柳薦之宋高祖曰處士周道祖清眞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樂華與饑寒

俱落情之所慕岩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
義懷外亮晉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
味斯和濯纓儒宮亦王猷遐緝臧文不智失在降
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
余慨世味薰心士寡清修即岩穴而多盜名之行
若續之高潔直令慕羶者媿拜塵者羞所謂驥兮
不驟進以求服鳳兮不貪餧而妄食鵠乎不罹繒
繳而長舉龍乎不落罝網而深逝可也

衛玠　太子洗馬

衛玠字叔寶安邑人曾祖覬祖瓘父恒俱有名玠
仕晉爲太子洗馬風神秀異見者以爲玉人好談
玄理後移家建業每乘羊車入市觀者如堵嘗言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
不見喜愠之色其舅王濟嘆曰與玠遊若明珠在
側朗然照人時王澄王玄王濟金有盛名世云王
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余按叔寶言論半采朗乎秋月而溫乎純玉也高

邁俊爽如珊瑚之在側如玉樹之臨風雅態宛容絶塵而出飄飄軒軒當時羊車入市觀者如堵令人驚訝有天際真人之想再觀以情恕不及以理遣非義此有道德之言非但美色飾觀也

附記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憔顇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因羸疾而死人謂之看殺衛玠

王延　孝子

王延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不慈貯衣以蒲穰及敗麻頭其姑聞而問之延不言事母爾謹嘗盛冬思生魚延求不得搥之流血乃緣汾叩氷而哭忽有巨魚踊出取以供食母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備至隆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于劉聰稍遷尚書左丞及靳準作亂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大罵死之

余聞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斯言信不誣也若延之孝以事親泣于氷上而鯉即躍出母卜大爲感悟此與王祥解衣臥氷事何奇中也天憐誠孝故顯靈異以不死其子厥後罵賊捐軀忠于事君要自此一段泣氷得來延真忠孝雙盡哉

卷五終

男菊茂督刋